

川端康成

目 次

十六岁的日记	1
招魂节一景	29
参加葬礼的名人	41
篝火	49
伊豆的舞女	65
春天的景色	90
温泉旅馆	106
抒情歌	144
致父母的信	166
禽兽	204
花的圆舞曲	225
母亲的初恋	294
重逢	318
一只胳膊	337
掌小说四十篇	360
蝗虫与金琵琶	360
少男少女和板车	365
向阳	371
脆弱的器皿	374
走向火海	376
相片	378

人的脚步声	380
玻璃	384
谢谢	388
偷菜莫菜的人	391
合掌	395
处女作作祟	399
女人	404
不笑的男人	407
殉情	412
麻雀的媒妁	414
母亲的眼睛	416
三等候车室	418
穷人的情侣	421
阵雨中的车站	425
马美人	432
化妆的天使们	435
百合	441
厕中成佛	443
当铺	447
雨伞	451
吵架	453
遗容	455
秋风中的妻子	457
十七岁	460
五角银币	465
石榴	470
竹叶舟	474

秋雨	477
信	481
邻居	484
不死	488
月下美人	492
雪	496
久违的人	499

十六岁的日记*

(1914)

(文中括弧内是作者二十七岁时增补的说明。)

五月四日

约莫五点半,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家中大门紧闭着,避免客人来访,因为只有祖父躺在家中,来人不好接待。(祖父患白内障,那时候已双目失明。)

“我回来啦!”我喊了一声,没人答应,屋里恢复了宁静。我心中涌上一股寂寥和悲伤。在距祖父枕边六尺远的地方,我又喊了一声:“我回来啦!”

我走近三尺远的地方,大声说:

“我现在回来了!”

我又附着他的耳朵说:

“我现在回来了!”

“噢,是么。早晨没让你帮忙解小手,憋得我直哼哼,正等着你呢。现在又想朝西翻身,我难过得直哼哼呐。让我面朝西吧。喂,喂!”

“使劲儿,把身子抬起来……”

* 这篇日记体裁的小说是作者于一九一四年写的,于一九二五年公开发表。开始以《十七岁的日记》命题,后改为《十六岁的日记》。讲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短篇全集》,则改为《十六岁(十四岁)的日记》。文中的后记、后记之一、后记之二,是作者后来陆续补上的。

“啊，行了。被子就这么盖着吧。”

“还不成，再来。喏。”

“这样……(此处有七个字不清楚。)”

“哎，还不合适。重来，嗯。”

“噢，这就舒服了。给我弄得太好了。茶水烧开了吧？等一会儿还要帮我解小手呢。”

“嗯，等一会。哪能一下子都办完呢。”

“噢，我知道。我只不过把话说在前头。”

过了片刻。

“小宝，丰正，喂！”这话有气无力，仿佛是从死人嘴里吐出来似的。“帮我解手，帮我解手呀，啊！”

他躺在病榻上一动不动，一直呻吟着，弄得我无所适从。

“您怎么啦？”

“拿夜壶来，帮我接尿。”

我无可奈何，只好撩起他的衣襟，勉强按他的要求做了。

“对准了吧？行吗？我要撒尿哩，不要紧吧。”难道他对自己的身体动作毫无感觉吗？

“啊，啊，痛，痛啊！痛啊！啊，啊……”他解小手时感到很疼痛。随着痛苦的喊声，夜壶底响起了小溪似的流水声。

“啊，痛啊！”

我听着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呼喊声，不禁热泪盈眶。

水烧开了，我让他喝了茶。是粗茶。我无微不至地侍候他，给他喝茶。他一副可怜的模样：瘦削干瘪的脸，几乎歇顶的白发脑壳，不住颤抖的皮包骨的手，咕嘟咕嘟地每喝一口就动一动的鹤颈般的喉核。他一连喝了三杯茶。

“啊，真香，真香。”说着，他咂了咂嘴。“这样可以养神。你是不是想给我买好茶，又怕我喝多了，对身体不好，所以才让我

喝粗茶的吧。”

过了片刻又说：

“你给津江(姑祖母所在的村庄)那边寄明信片了吗？”

“哦，今早寄了。”

“噢，是么。”

啊，祖父不是也意识到“某些东西”了吗？那不是一种预感吗！（我担心祖父让我给他平素很少通信的妹妹寄明信片，请她前来，这会不会是祖父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呢。）我盯着祖父苍白的脸，直到自己的眼睛模糊了。

……我正在读书，似乎有人来。

“是美代吗？”

“是啊。”

“怎么样啦？”

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极大的不安，从桌子那头转过身来。（那时候，我将一张大桌子安放在客厅里。那位叫美代的是五十开外的农村妇女。每天早上和晚上从她家里到我家中帮忙做饭和打杂。）

“我今天去了，对大夫说他已经七十五岁，是老人病。他只是个劲地吃，已经三十天没有大便了，请给他看一看吧。（毕竟是上了岁数，可能随时会有什么意外，那是衰老病呐。）”

两个人深深地叹了口气。美代又继续说：

“（很能吃，却不通大便，是肚子里的怪兽在吃食呐。）是这么说的。（以后还会比现在吃得更多，喉咙咽得还多。）他虽没这么说，不过（那种怪兽好酒）那怎么办呢？（去给病人求妙见菩萨^①，用难得的线香熏熏房间。）……听说这是怪兽缠身，弄错了

^① 传说妙见菩萨能给人增寿。

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变化。尽管如此，过去一片干松鱼都咽不下去，近来却连寿司饭团什么的都能一口一个地咽下，每咽一口动一动喉核，看着很不顺眼。狐仙降在巫女身上也是那样子咽东西的，而且前些日子他还狂饮呢。今天的占卜可信吗？”

“谁知道呢。”

我没勇气直接断言那是迷信。不知怎的，激起了我一股奇异的不安心绪，我简直大惑不解。

“于是折回家，去五日市(村名)请人给看了看，那儿是这么说了。(大概是说快死了吧。)我就告诉家里人，那儿是这么说了。家里人说，不，不会发生意外的，这是衰老病，又是一场灾难，一连三十天不通大便。因此我请人家有空过来看看。”

“然后，我又折回来，立即(马上)烧线香熏房间。以前这家是名门，按理说不会有这种东西的(指怪兽)。再说，它干吗无缘无故地伤人呢？于是我这样说：要是想喝、想吃就说一声，我们给送去嘛。请马上出去吧，出去吧。我想说明道理，把它请出去。从明天起，我在房间西北犄角上供奉茶和饭。为了避邪，请你从仓库里拿一把刀来，拔出刀鞘，放在卧铺底下。然后，明天我再去问一遍狐仙看看。”

“难以想象，是真的吗？”

“那，不知是真是假。”

……我在祖父枕边说：

“爷爷，小野原(村名)有个叫狩野的人来信了，您什么时候借了他的钱啦？”

“啊，借了。”

“什么时候？”

“七八年前。”

“是么。”

又是一笔债！（因为祖父到处求贷，那时我发现祖父已负债累累了。）

“这样，我可受不了。”美代说。（我当时同美代谈论过金钱的事。）

……晚饭，祖父吃紫菜卷饭团。啊，瞧，难道是怪兽在吃么。瞧，喉核动了。眼下是从人嘴吃进去的。真岂有此理。“是怪兽在吃呐”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掉。我从仓库取出一把剑，在祖父的床铺上空挥动了几下，然后塞进褥子底下。这种做法，后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可美代却非常认真，一边望着我砍杀房间的空气，一边从旁助威说：

“对！对！”

倘使有人看见这种情况，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笑破肚皮吧。

转眼间，天已擦黑。“美代、美代”的微弱呼声，不时在黑夜的冷空气中颤动着。这时，正在读书的我便能听到美代每次给祖父把尿的脚步声。不久，美代像是回家去了。我给祖父喝茶。

“嗯，是么。好，好，使劲儿。嗯，使劲儿……”喉核咕嘟嘟地动了。瞧，是怪兽在喝嘛。笨蛋，笨蛋，哪有这等怪事呢，我都中学三年级了……

“啊，真香。好茶，清淡，真好。太香可不行。啊，真香……烟呢？”

他把煤油灯拉近，几乎贴到自己的脸，微微地睁开眼睛说了声：“什么呀？”

啊，我本以为那双再也不能睁开的眼睛，睁开了。我简直高兴得像一道亮光射进了黑暗的世界。（倒不是想祖父的瞎眼能够治好，当时祖父双目紧闭，我忐忑不安，担心他会不会就那样长眠下去。）

……写到这里，我浮想联翩。想起刚才挥剑之类的行为，自己也觉得可笑，简直太荒唐了。但是，“是肚子里的怪兽在吃食呢”这句话却挥之不去……现在约莫九点钟了。哪有“怪兽附身”这等事呢。这种意识越发明确了，我的头脑也清醒了。

……十点左右，美代又来给祖父接尿。

“真想翻个身啊！……我现在是朝哪个方向？唔，是吗，是朝东吗？”

“好，翻过去。”美代说了一声。

“唔，唔。”

“再使一点劲儿。”美代说。

“嗯，嗯。”是痛苦的呻吟声。“这样就朝西了吗？”

“好，您歇歇吧。我也该回家了。再没别的事了吧？”

不多久，美代回家去了。

五月五日

清晨，当麻雀开始啁啾鸣啭的时候，美代就来了。

“是么，两次？十二点和三点起来，是你帮他接的吧？年纪轻轻，真可怜啊。就看做是给祖父报恩吧……我家有人生孩子，我不能在这儿留宿。阿菊只会生，不会养。”（阿菊是美代的儿媳妇。那时生头一胎。）

就看做是给祖父报恩吧……这句话使我心满意足了。

我上学去了。学校是我的乐园。从我当时的家庭状况来看，“学校是我的乐园”这句话，恐怕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傍晚，约莫六点钟，美代来了。

“嘿，我去参拜了。还是和昨天一样。真奇怪啊。这回虽没说是怪兽，却说是灾星（附体邪魔）呢。还说不是不懂道理的家伙。（不那么闹腾也会走的。）

“……再怎么说，还是衰老病。（虽然不会发生突变，但身体

还会渐渐地衰弱下去。)”

“还是会渐渐地衰弱下去”这句话，不知在我心中翻腾了多少回，我情不自禁地叹息说：“是么！”

“还有，狐仙说的话真是活灵活现哩。（近来他有所节制，不那么狂乱吃喝了。）……少爷，你也看到了，今天他挺老实的。”

狐仙能说中病人的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所谓灾星（附体邪魔）是真的吗？我又开始疑惑了。

用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来了线香，烟雾在床头缓缓缭绕。利剑横在地板上闪闪发光。

“一到夏天恐怕就困难啰。”美代说。

“为什么？”

“庄稼人种田忙，我可能来不了。看样子，你还是靠近火盆一点好。”

啊，写完这一百页稿纸的时候，祖父的身体，祖父不幸的病体，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准备了一百张稿纸，打算写这样的日记，一直写到一百页。我担心祖父会不会在我还没写到一百页就作古了。不知怎的，我有这种心情：日记写到一百页，祖父可能就会得救……另一方面，我想在祖父弥留之际，至少用这种日记的形式，把他的容貌记录下来。）

病人有时不那么语无伦次。不过，所谓“附体邪魔成了灾祸”，究竟真的是迷信还是不是迷信？

五月六日

“少爷上学了吗？”祖父问美代。

“没上呢。现在是傍晚六点呐。”

“噢，是吗，哈哈……”这是孤寂的笑声。

吃晚饭的时候，他让人将两个细紫菜卷饭团放进自己的嘴里，一口咽了下去。

“是多吃了吗？”祖父今天问了一句。这是平时所没有的。我在浴室里听见了。过了片刻，他又说：

“还早吧，可我肚子饿得厉害，少爷不吃，让我先吃吧。”

“您不是刚吃过了吗？”

“是么。”

后来就听不见他的话声了。接着又听见他的笑声。我正在沐浴，心里感到一阵寂寥。

……夜里，家中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气灯的燃烧声。从黢黑的里屋断断续续地传来向苍天倾诉似的声音：

“难受啊！难受，啊！难受。”

声音不久就停息，又恢复宁静了……接着又响起短促的痛苦的呻吟声：

“哼哼……啊，难受！”

声音时断时续，直到我入睡为止。我边听边暗自反复思忖：

“虽然不会发生突变，但身体还是渐渐地衰弱下去了。”

祖父的头脑稍许清醒一些，意识恢复了正常，就知道自重，不暴饮暴食了。

然而，他身体日益……

五月七日

“昨晚，尿了一次。另外两次，一次给他翻身，一次给他喝茶。（他责备我：还不快点起来，我喊累了会喘气的。）可我睡得太死，约莫十二点才入睡，难以叫醒。”

早晨，我等美代来，告诉了她。

“真可怜啊。等我头痛好了，就可以在你家呆到十二点了。白天要是两个小时不来，他就说，‘我哭着过日子。’于是我就每隔一小时来一趟。”

昨晚我十分困顿，病人却莫名其妙地把我唤醒，要这要那，

我气得咒骂起来，过后又平心静气地想：他真是个不幸的人。自己不由得悲伤得恸哭起来。

……我正要中学去，祖父就用九死一生的一线希望的声音调问道：

“什么时候能把我的病治好啊？”

“气候正常就会好的。”

“让你受累了，对不起。”这是轻柔的乞怜声。

“我梦见大神宫的神都聚拢在我们家里了。”

“您信大神宫的神就好。”

“我听见他们说话了，多难得啊！神佛都没舍弃我，太不敢当了，不是吗？”这是心满意足的声音。

……从学校回来，大门敞开着。但是，家中却悄然无声。

“我回来了。”我说了三遍。

“噢，是你。回头给我接尿好吗？”

“嗯。”

再没有什么比干这种事更腻味的了。吃完了饭，我揭开病人的被子，用夜壶给他接尿。十分钟过去了，还没尿出来。可见他腹部多么无力。等候时，我满腹牢骚，说了些令人讨厌的话。这些话当然是脱口而出的。于是祖父便低头道歉。我眼看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上笼罩着苍白的死影，不由得感到很惭愧。过了很久，他使用又细又尖的声音喊道：

“啊，痛，痛啊！唔唔……”

听到这喊声，我的肩膀也发僵了。在喊声中，响起了清晰的嘶嘶声。

……夜里，我乱翻抽屉的时候，翻出了一本《构宅安危论》。这是一本风水书。是由祖父口述，自乐（邻村的一个男人，是祖父的占卜学和风水学的徒弟）记录下来的。先前虽努力争取出

版，也同丰川(大阪的富豪)谈过，但没有谈成。如今这本草稿已被遗忘，扔在我的抽屉里。啊，祖父一生不得志，干的一切事业全都失败了，他心里该怎么想呢。啊，感谢上天保佑。在这逆境中，他活到了七十五岁。他心脏好。(祖父所以能够忍受悲恸，活得长寿，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心脏好的缘故。)他的几个儿子和孙子都先于他辞世了。他没有话伴，看不见也听不到(又失明又耳背)，很是孤独。祖父感到所谓孤独的悲哀。在祖父来说，“哭着过日子”这句口头禅，确是吐露了真情实况。

(据说祖父占八卦，看风水，很是灵验，颇有点名气。有的人是从老远来请他占卜的。或许祖父想如果能出版《构宅安危论》，那人世间的幸或不幸就可能得到解救了吧。我记得那时节，我的心情是对于祖父的占卜学或风水学是半信半疑，模棱两可的。虽说在农村，可我已经是十六岁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了，祖父便秘了三十天，竟不请医生来诊治，还占卜什么狐仙，相信什么“邪魔附体”之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哭笑不得啊！)

另外，祖父同那位叫丰川的富翁结识，是从寺庙的事开始的。我村有座尼姑庵。多半是昔日由我先祖兴建的。庙宇的建筑物和山林田地，都是在我家的名分之下的。尼姑也入了我们家的户口。虽属黄檗宗，正尊供奉虚空藏菩萨。每年十三参拜节^①，邻近村庄十三岁的孩子都云集在这里，热闹异常。后来有一位深居在距我村北边一里地的著名山庙的圣僧，迁到这个寺庙来了。祖父非常敬重他，把尼姑打发走，还将附属这庙宇的财产卖掉。寺庙改建、增建，很是富丽堂皇，名称也更改了。修建寺庙期间，将虚空藏菩萨和其他五六尊佛像暂存在我家的客厅

① 京都每年阴历三月十三日(现在是阴历4月13日)，十三岁的少男少女穿上节日盛装，到嵯峨法轮寺参拜虚空藏菩萨，祈求福德和智慧等。

里。我家没钱换新的铺席，托佛爷的福，人家为了应急，在原先的藤席上又铺了新席，发出一股绿草的新席味……这位笃信新迁来的圣僧，兴建寺庙，还为我家客厅铺设了新席的，便是叫丰川的大财主。)

……祖父那副慈悲心肠不时表现出来。今早也是如此。美代说：

“添子礼品我做了三十家的份儿，可又收到意外的贺礼，这样份数就不够了，还得再做。”

“是么，做了三十家的份儿，还要增加吗？这村庄不到五十户人家，像你这样的，也会收到各方面的贺礼吗？”

不知怎的，后来祖父竟高兴得声泪俱下。(像美代这样一个贫苦的佃农人家，还能收到许多家的祝贺，祖父替她高兴。)

……我侍候祖父，美代觉着可怜。晚上八点左右，临回自己家之前，美代对祖父说：

“还解手吗？”

“噢。”

“那么，过一会儿我再来一趟。”

“我在，你不来也行呀。”

话刚到嘴边，我又把它咽了下去。

五月八日

早晨，祖父急切地等待着美代的到来。他絮絮叨叨地对美代说了些什么昨晚我不体贴他这类不满的话。也许我有些地方对不起他。但是深更半夜几次把我唤醒，我就生气了。再说，我很讨厌给他接尿。美代对我说：“他尽说些不满意的话，是因为只考虑自己，丝毫没有设身处地为侍候他的人着想，真受不了。我不过是当做命中注定，照顾他罢了。”

今早，我甚至想：一切都撒手不管了。每天上学之前，我总要

去问问有什么事情，今天我却一声不响就走出家门了。然而，从学校一回到家里，心头就涌起一股思绪，还是觉得他挺可怜的。

……美代说：“今天，我把前些日子去占卜的情况告诉了他。（于是他就说：太好了，那时候我仿佛记得好像吃了两口什么东西。喝嘛，都能喝下去。）”

听到这些，我又联想起“是肚子怪物在吃呢”这句话来。

晚饭后，祖父说：

“你们说话这么亲密，我放心了。”

放心了，这有点滑稽可笑。

“这么为难，您放心什么啊？”美代笑了。

美代刚笑，祖父就说：

“时间差不多了，让我吃饭吧？”

“你不是刚吃过了吗？”

“是么，不知道。我忘了。”

我一阵悲伤，愣住了。祖父的话声一天比一天低沉，有气无力，越发听不清楚了。同样的事，他反复唠叨十几遍。

我面对桌子，把稿纸展开。美代则坐在那里，准备恭听那番所谓亲密的话。

（我本想原原本本地记录祖父的话。）

“唔，你知道少爷的银行印章吗？趁我还活着，要办那个印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彻底失败了，把世代祖传的财产都弄光了。可是，我这辈子还是奋斗过来的啊。原来打算到东京去见大隈（大隈重信^① 侯）的……想不到坐在家中竟衰弱到这样……啊，我在松尾有十七町^② 田地，我一心只想，在

① 大隈重信(1838—1922)，政治家，曾任外相、总理大臣。

② 一町约合九九·二亩。

活着的时候,把它全传给你,可没法子啊。(祖父年轻的时候,干过许多事,诸如栽培茶叶、制造洋粉等等,可是全都失败了。另外,他相信风水,比如盖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来回折腾,以很低的价钱,把田地和山林变卖光了。后来他还将所剩无几的财产的一部分交给了滩^①地方一个叫松尾的酿酒商。祖父经常想:至少也要将这部分钱要回来。)假使能让你拥有十二三町的田地,心里就踏实了。大学毕业后就不至于落魄潦倒。让你寄养在岛木(舅舅家)或池田(姨妈家)家,未免太可怜了。要是那些田地变成你的财产,我死了你也可以同师父(前面提及的新寺庙的圣僧)商量,由你一个人守住这个家。只要能像鸿池(有钱人的代用语)那样有钱,就不用去当小职员了。我这个想法若行得通,打算到东京去,可是很遗憾,没有去成。说没有去成,我又不甘心这样待在家里。我想:能让你早日成为可靠的一家之主,就一辈子不用寄人篱下了。我的眼睛还能看见东西的话,我到大隈那儿去,是很容易的事……啊,我无论如何也得到东京去,同慈光、瑞园(新寺庙的圣僧及其子弟)和西方寺(村里的檀家寺)商量商量,好吗?”

“这样做,人家会说您是东村的疯子的。”

(祖父之所以要去东京见大隈重信,是因为祖父有自己的目的。祖父多少有点中医素养,我父亲又是东京医科学学校毕业的医生,所以祖父也懂点父亲会的西医医术,然后把它融会到自己的中医学中去,长期给村里人行医施药。而且,祖父对自己一派的医术非常自信。促使祖父更加自信的,是在村里流行痢疾的时候。也就是在上面写过的那年夏天,由于改建尼姑庵,把佛像暂时放置在我家客厅里。仅有五十户人家的村子,却有许多人

^① 滩,属兵库县,著名产酒地。